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量”与“质”协同问题研究

钟倪¹, 任君保², 张春燕³, 钟明宝³

(1. 山东土地城乡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 山东 济南 250000; 2. 中国建设银行 山东省分行, 山东 济南 250000; 3. 聊城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与数理统计法,以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导向,以2015—2021年全国体育产业统计数据为主要分析资料,从“量”与“质”两个层面分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研究发现:①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持续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②体育服务业“量”贡献率高,其他门类的贡献率低,且受产业发展环境影响较大;③体育产业整体生产率逐步提升,主要源于体育服务业生产率的转化;④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低,其中,体育产业3个门类的结构合理化相对稳定,11个大类和体育产品链结构合理化程度逐步降低;⑤以服务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高,以本体产业为导向的结构高级化程度低;⑥体育产业发展韧性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体育产业结构韧性动态下降,体育产品链韧性动态上升。基于体育产业“量”与“质”协同的问题梳理,研究提出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实现“量”的快速增长为逻辑起点、提质增量为现阶段目标、分类发展为推进机制、创新驱动为动力的规定性,进而探讨优化高质量发展生态、促进要素协同、有效提质增量、破解发展瓶颈、全领域创新等路径。

【关键词】体育强国; 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 提质增量;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 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3-0095-13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427.001

“质”通常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量”通常指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是以提高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或在一定增长速度基础上提高发展质量^[2]。体育产业在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广泛吸纳就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3],但要实现2035年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远景目标,体育产业增加值需达到8万亿元甚至更高的门槛预期^[4-5],这是体育产业发展“量”的规定性。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国家层面确立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面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体育产业呈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但这种发展韧性源于“量”的贡献还是“质”的拉动,尚需做出明确的判断。

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数理统计法,以2015—2021年体育产业统计结果为主要分析资料,动态分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量”与“质”的变化规律与现实状况,梳理体育产业“量”与“质”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现阶段协同发展的规定性,研究“量”与“质”协同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我国体育产业“量”与“质”的发展现状

1.1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量”的贡献

1.1.1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对GDP的贡献

体育产业的外部结构主要反映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内部结构主要反映体育产

收稿日期: 2023-0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TY016)。

第一作者: 钟倪(1993—),女,山东诸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 财务管理,体育产业与经济。

通信作者: 任君保(1992—),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 企业管理与工程管理,体育产业与经济。

业内部业态的协调发展状况^[6]。就体育产业的外部结构而言,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提高^[7],从2007年的0.468%,到2014年的0.628%,稳步提升^[8]。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

家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分析发现(表1),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上升发展态势。

表1 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与贡献率
Tab.1 The proportion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sports industry to GDP

统计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年)
GDP(亿元)	6 888 588	7 463 958	832 036	919 281	986 515	1 013 567	1 143 670
体育产业总产出(亿元)	17 107	19 011	21 988	26 579	294 838	27 372	31 175
体育产业的GDP占比(%)	2.48	2.55	2.64	2.89	2.99	2.70	2.73
体育产业的GDP贡献率(%)	0.80	0.87	0.94	1.10	1.14	1.06	1.07

注:基于同期比较,GDP、体育产业产值以均按现价计算,未扣除价格因素(下同)

1.1.2 体育产业“量”的发展态势

根据《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和统计指标设计,体育产业内部结构包括3个门类和11个大类。体育产业的增长,主要源于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两大门类产业(图1左图),占体育产业的比重从2006年17.1%和79.5%^[8]发展为2021年

的53.2%和43.5%(图1右图),是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体育产业产出结构呈现两个“拐点”,一是,2017年体育服务业快速提升和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快速下降;二是,2019年二者的结构出现翻转,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翻转强度延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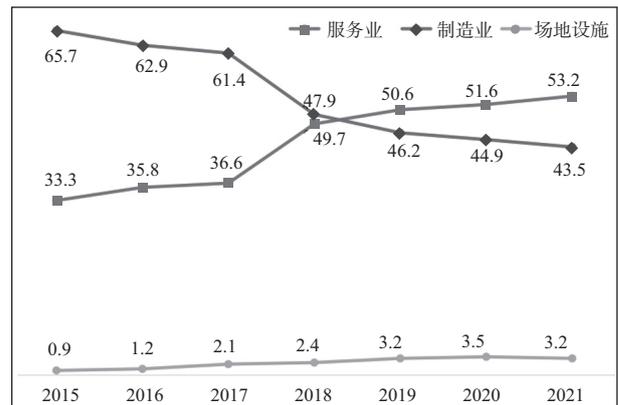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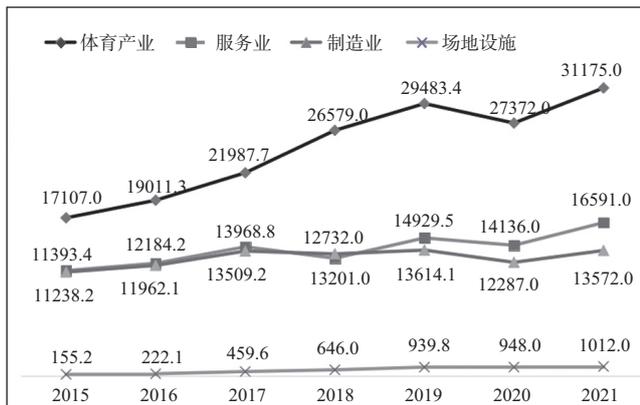


图1 2015—2021年体育产业产出量(左图)与产出量的结构(右图)

Fig.1 The output of sport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1 (left panel) and the structure of output (right panel)

1.1.3 体育产业“量”的增长态势

体育产业产出水平是一种静态指标,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反映“量”的动态增长态势。2015年以来,体育产业增加值(图2左图)主要源于体育服务业的支撑,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呈现平稳增长。从增加值的结构判断(图2右图),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增加值,在2015年交汇,逐步分化,同样存在两个“拐点”,即2017年开始“快速分化”,2020年“止分趋稳”。

产值基数仍然较高,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相对较高,说明体育产业“量”的积累仍是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为进一步验证这一规律,通过体育产业3个门类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反映其对体育产业的影响程度。其中:

体育产业各门类对体育产业贡献率=各门类的增加值的增量/体育产业的增量;

体育产业各门类对体育产业拉动率=各门类增加值的增长量/上一年整体基期值。

1.1.4 体育产业内生发展“量”的贡献

结合体育产业“量”的发展态势分析,虽然体育用品制造业增加值放缓,增加值的比重降低,但由于

结果发现(图3),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增速最高,但由于其产值很低,无法改变其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低的现实(图4左图)。与此同时,3个门类对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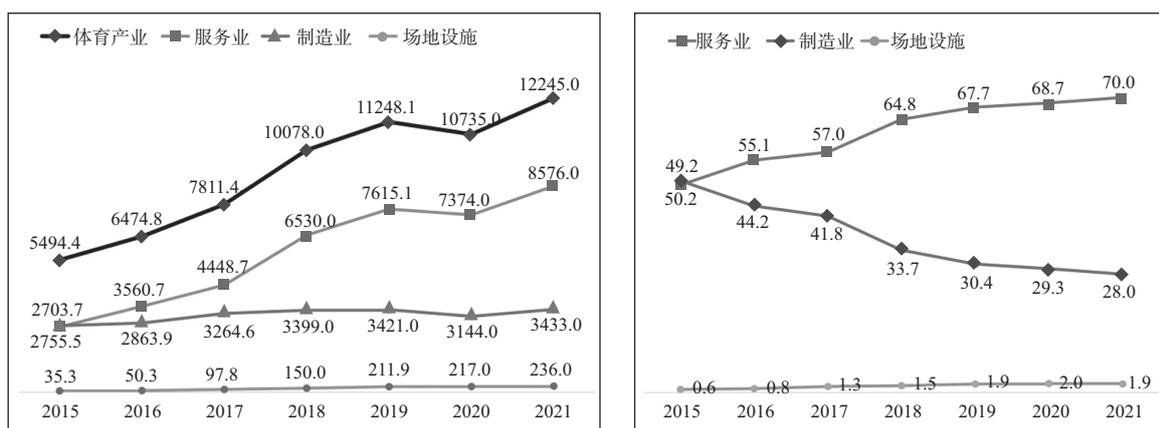


图2 2015—2021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左图)与增加值的结构(右图)
Fig.2 The structure of added value and added value of sport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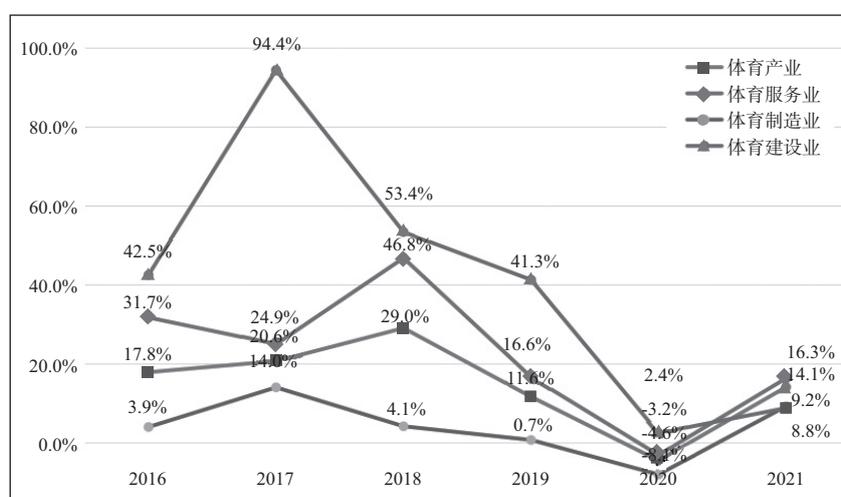


图3 2015—2021年体育产业的增速结构变化
Fig.3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1

育产业的贡献率,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产业的贡献率处于1%~5%的低水平;体育服务业既有“量”的积累,又有发展增速的支撑,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最高;体育用品制造业仅有“量”的积累,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明显降低。由此,体育产业“量”的积累是基础,但“量”的积累有其特定的限度,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值分别占体育产业的53.2%和43.5%,而其增加值分别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70.0%和28.0%,成为影响对体育产业贡献率的重要因素。

通过增长速度可以去寻求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但不能判断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为此,进一步分析其对体育产业贡献的效果,测算各大类对体育产业增长的拉动率(图4右图),其中,体育服务业的拉动率最高,其他两个门类的拉动率较低;从总体趋势分析,体育服务业与体育产业的增长同频震荡,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贡献率与体育产业的增

长恰恰相反,虽然其产出量较高,但并未拉动体育产业的增长态势。从侧面反映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存在严重不足,体育服务业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即为思考体育产业“质”的提升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1.2 我国体育产业“质”的拉动

1.2.1 体育产业综合生产率

综合生产率是从总体上反映发展效率,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一般用增加值率表示,从总体上度量投入产出效益和增长质量,进一步反映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等成效。其中,增加值的计算方法采用生产法来计算,主要用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价值,得到增加价值。增加值率越高,说明中间投入越少。本文借鉴朱之鑫等^[9]、任波等^[10]的评价方法分析体育产业各门类和大类的增加值率。

$$\text{增加值率}(R) = \text{增加值} / \text{总产出} \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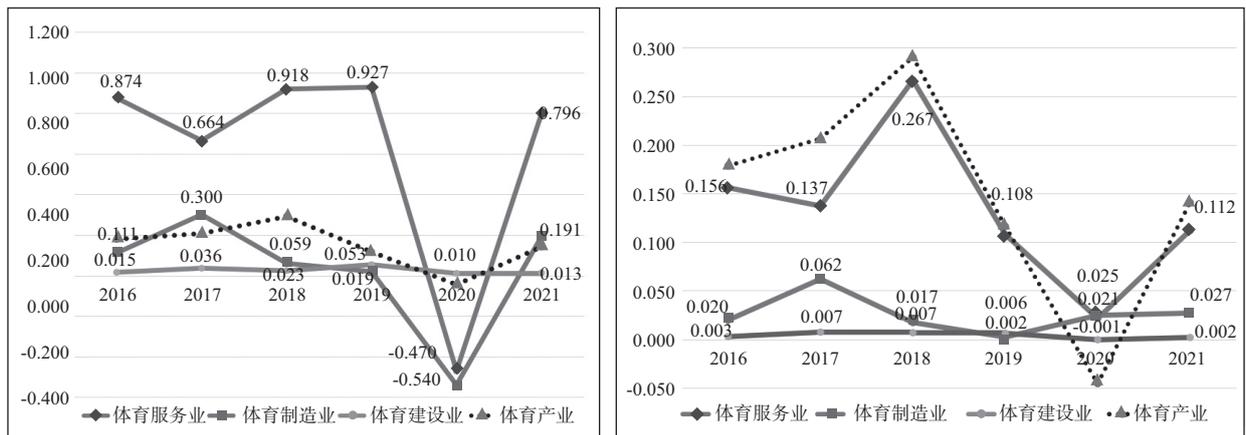


图4 体育产业各大类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左图)和拉动率(右图)
Fig.4 Contribution rate (left panel) and driving rate (right panel) of various categories of the sports to the sports industry

JOHNSON R C等^[11]、霍经纬等^[12]认为三次产业投入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制造业增加值率较低,服务业增加值率较高,难以横向比较,沈利生等^[13]引入中间投入品贡献系数,反映每投入单位的产出效益,即总产出/中间投入,而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与总产出是两个已知量,所以中间投入=总产出-增加值。

$$r = \text{总产出} / \text{中间投入} = R / (1-R) \quad (2)$$

我国体育产业及其各门类的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图5),二者呈现出相同的发展态势。反映体育产业综合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体育服务业震荡上升,体育用品制造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小幅震荡平稳发展。同时,通过中间投入系数分析,1单位的投入对体育产业增加值约为0.58的贡献,其中,体育服务业约为1.07,体育用品制造业约为0.33,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约为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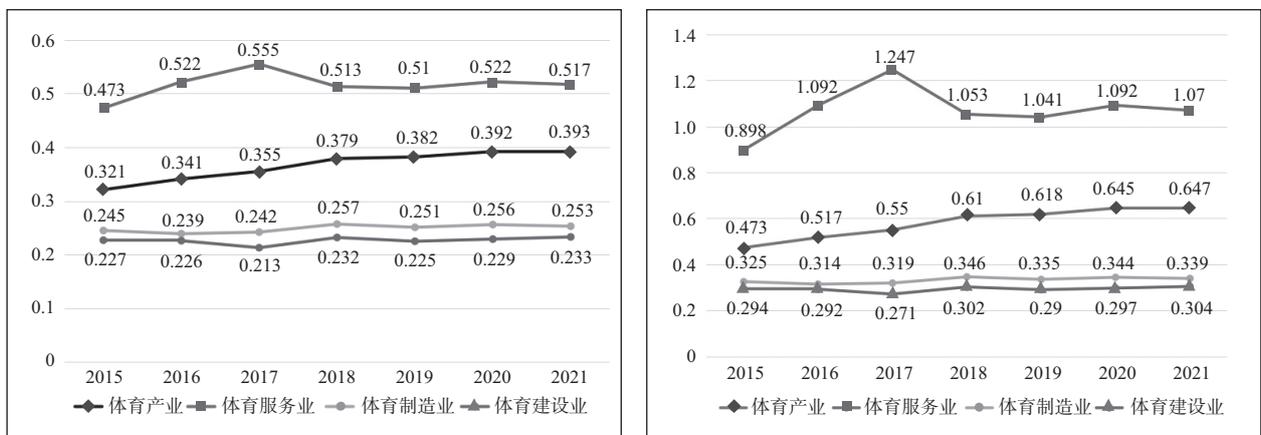


图5 体育产业增加值率(左图)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右图)
Fig.5 Added value rate of sports industry (left panel) and contribution coefficient of intermediate input (right panel)

由此可见,我国体育产业增长质量逐步提高,但体育服务业生产效率最高,其他门类较低。同时,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率大于40%时,说明国家或企业达到很高水平^[14],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00年达到5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率达到60%以上^[15]。与之相比,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发展质量严重偏低,中间投入质量是体育服务业的1/3到1/4之间,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水平。由此判断,我国体育产业整体生产率逐步提升,体育服务业的生产率达到相对较

高的水平,体育用品制造业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变化,即体育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体育服务业生产率的转化和带动。

1.2.2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16]。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体育产业的合理要素配置和要素分布,促进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组合关系改善,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态过程^[17]。根据范松梅等^[18]、蔡朋龙等^[19]、杨军等^[20]对体育产业结构分析的方法,将体育产业

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一般用产业结构熵进行度量,是综合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

$$E = \sum_{i=1}^n W_i \ln(1/W_i) \quad (3)$$

其中, E 表示产业结构熵数值, W 表示产业所占比重, i 表示产业, n 表示产业大类数。 E 值越大,各产业间协同性越差,越不合理,反之亦然^[21]。同时,公式(3)是通过各产业大类所占的比重计算,以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为前提,体育产业结构熵反映产业间均衡度和关联度^[22]。体育产业结构通常以三次产业分类为基础,范松梅等^[18]也按11个大类进行分析,本文以此进行分析3个门类、11个大类,以及体育服务业内部的9个大类的结构合理化问题。

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供需链、企业链、价值链、空间链、技术链、产品链等互联与融合发展复杂的网络系统,难以全面量化评价。其中,体育产品链是体育产业链的基础,是产品上下游关系的构成链条,以顾客价值为导向,提供满足人民对体育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也是体育产业链整合的出发点^[23]。体育产品是体育产业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表现形式。在此,以供需产品的总体表现形式为依据,对体育产品链进行分析。根据居民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等消费需要层次,将居民在体育产品消费的过程中形成的体育产业门类分为核心产业层(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中间产业层(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经纪与代理等活动、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体育旅游服务和运动康复服务等)、基础载体产业层(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与代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3个产业层次^[22],对应了体育产业理论中的体育本体产业、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延伸产业。这3个产业层次的产品构成了消费需求功能由高到低的体育产品链。

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认为,当经济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人们从耐用消费品逐步过渡到教育、休闲和健身等更高层次的功能产品的消费,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结合旅游业的相关研究成果^[24]分析,在体育产业发展初级阶段,3个层次产品的需求呈“金字塔型”,随着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提升和体育产业的不断成长,体育本体产业会不

断发展,体育产业占比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体育产品的需求结构也会逐步过渡到均衡发展的“柱型”,乃至“倒金字塔型”,这应是体育产品链结构发展的趋势。基于此,尝试分析体育产品链的结构优化问题。

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体育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基本要求。根据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根据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的比重;二是,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的发展规律出发,提高本体产业发展比重,提升本体产业的价值引领水平。由此分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计算,即:以发展服务业为导向的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系数(G_1)和以发展本体产业为导向的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系数(G_2)。其中, G 值越高反映体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

$$G_1 = Y_{\text{服务业}} / (Y_{\text{制造业}} + Y_{\text{建筑业}}) \quad (4)$$

$$G_2 = Y_{\text{本体产业}} / (Y_{\text{相关产业}} + Y_{\text{延伸产业}}) \quad (5)$$

由公式(3)(4)(5)可见,由于计算指标设计与产业部门数量的不同,其结果能有效进行纵向发展动态分析,不能进行横向比较。结果显示(图6左图),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系数逐步上升,合理化程度日趋减弱。当经济社会处于成长发展期,“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会向新兴产业靠拢,短时期内实现产值增长,而其他产业资源会出现配置短缺,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降低”^[7],体育产业处于粗放式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阶段^[25],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降低的问题即可予以解释。另外,体育产业“量”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问题。其中,3个产业结构门类之间的结构相对稳定,11个产业各大类之间的结构、体育产品链结构、体育服务业内部结构之间呈现一致的震荡变化,导致总体呈现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下降趋势,反映其聚合质量差,没有呈现专业化发展的态势^[26],体育产业各门类间和各大类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低,进而影响体育产业总体生产率水平有效提升。

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分析(图6右图)。第一,以体育服务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优化显著,以本体产业为导向的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亦呈稳步上升趋势,虽然优化幅度不大,但与体育产业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一致。其中,体育服务业的结构优化的阶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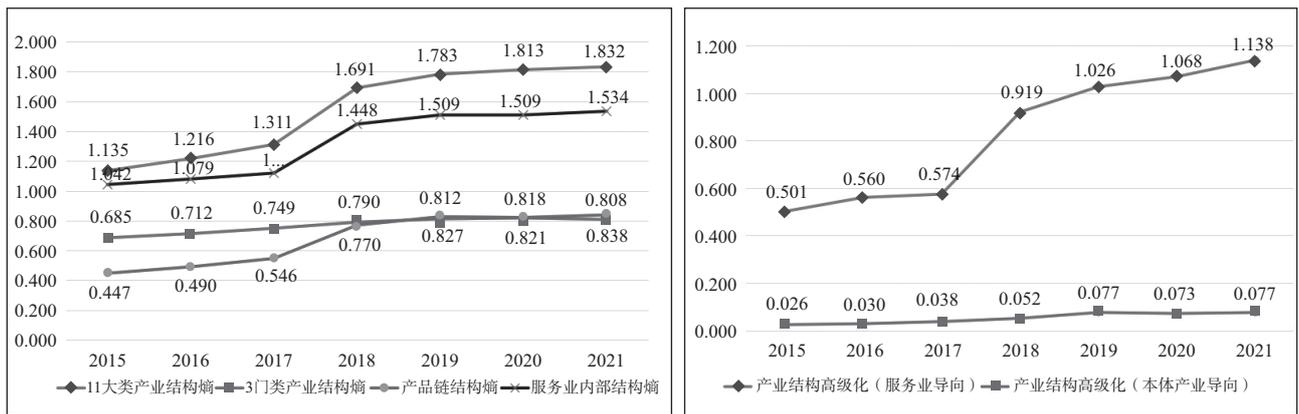


图6 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熵(左图)与高级化系数(右图)

Fig.6 Structural entropy of rational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left panel) and optimization coefficient (right panel)

特征表现为2017—2019年快速提升,主要基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驱动,结合图1可见,此期间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两个主要门类发生质的变化,占体育产业的比例发生翻转,打破原有体育产业结构比例的均衡性,进而影响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二,体育产品链结构优化问题,本体产业中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产出结构变化不大,而健身休闲活动类发展异常活跃,上升幅度是竞赛表演活动产出的20多倍,进而引起本体产业的结构变动。同样,在相关产业的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的产出结构占比显著提升,由此也带动了体育场地设施管理、其他体育服务类产出比例的上升。虽然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产出量也在每年增长,其增加值的比例为28.0%,但体育服务业的增加值更大,进而影响其产业结构比例。第三,上述变化也引起了3个门类和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的变化。体育产业结构要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教育培训、体育信息服务活动类的产出结构比例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在体育服务业或本体产业领域,进而引起体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逐步升高,带动了综合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体育产业规模的增长。第四,由于体育本体产业中的竞赛表演活动、健身休闲活动产出量小,对体育产业总体的产出结构影响幅度小,表现为以本体产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变化幅度较小。

由此可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质”的要素中,体育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体育产业高级化水平提高,成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重要因素,但由于体育本体产业“量”小,并未明显呈现出这种优势,亦即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拉动幅度要以充裕的“量”为基础,也反映“质”的提升效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因此,强化创新驱动等方式,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保持体育用品制造业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提升体育本体产业的规模,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议题。

1.2.3 体育产业发展韧性

首先,从外部环境的影响分析,体育产业增速与我国GDP增速、政策的不确定性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反映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程度不足,内生动力发展不充分,缺乏发展的定力。其次,体育产业韧性反映了体育产业依靠自身发展抵御外部因素干扰的能力。经济发展韧性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概念与评价方法^[27]。本文借鉴代新玲等^[28]的研究方法,以2016年的增速为基准线,计算历年体育产业实际增速与2016年实际增速的差值为发展韧性(r), r 值越大说明该年的产业发展韧性越强,反之越弱。但由于发展增速之间会产生震荡,可能会出现发展韧性正负值,容易对产业发展韧性判断产生影响,为此取历年 r 的绝对值 R ,代入体育产业发展韧性(R')的转换计算模型(6)。

$$R' = (R_n - \min R) / (\max R - \min R) \quad (6)$$

其中, R_n 评价年的实际发展韧性的绝对值, $\max R$ 、 $\min R$ 为体育产业发展韧性绝对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由于该阶段的 $\max R$ 、 $\min R$ 是特定值,如果 R_n 越大说明体育产业发展韧性越强,如果特定阶段的 R' 保持稳定,则说明体育产业韧性保持一种稳定发展的状态,同理可以判断体育产业韧性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可以计算体育产业各门类和各大类的发展韧性,而各大类的不同分类与组合,又形

成了体育产业结构和体育产品链韧性,以此运用公式(6)动态分析体育产业结构和体育产品链发展韧性的变化,反映体育产业结构发展和体育产品链发展的稳定性与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恢复能力。

$$R'_{\text{产品链}} = (R'_{\text{本体产业}} + R'_{\text{相关产业}} + R'_{\text{延伸产业}}) \quad (7)$$

$$R'_{\text{产业结构}} = (R'_{\text{服务业}} + R'_{\text{制造业}} + R'_{\text{建筑业}}) \quad (8)$$

结果发现(图7),从2017年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念开始,经过3年的发展,体育产业发展韧性不断提升。其中,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总体目标聚焦于增加体育产业总规模、提升体育产业增加值等,对体育产业发展进行全面布局,特别要求在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强调以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拉动体育消费,采取“体医融合”“体旅融合”“体教融合”等措施,形成一种推动健身领域发展导向。这是国家针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门性发展政策,激发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应对外部环境因素干扰,提升体育产业发展韧性。

在政策环境影响下,2019年体育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引起体育产品链和产业结构的韧性下滑,但通过高质量发展理念引导和政策的保障,以及高质量发展要素的合理布局,呈现快速反弹的态势,这种态势也经历了2020年外部环境的洗礼,有效抵抗住了各种干扰,实现平稳过渡,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质”的重要贡献。但体育产业结构韧性和体育产品链韧性,就像两只“飞鸟”,体育产业结构韧性是一只右倾低飞的大鸟,而体育产品链韧性是一只左倾高飞的大鸟,与体育产业韧性发展一样,呈现奋力向上爬升的态势。因此,以体育产品链分析体育产业发展的规律,对需求侧的把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更具有现实指导价值。但体育本体产业在体育产业政策的推动下未能有效反弹,主要由于自身量小“体弱”,免疫能力不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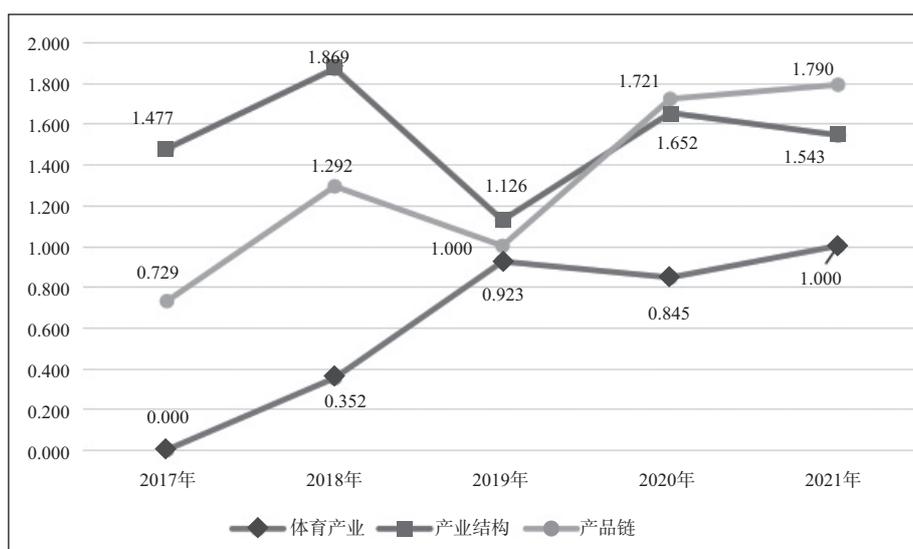


图7 体育产业发展韧性

Fig.7 Resil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产业链韧性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强度以及产业链内部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的中间品附加值提高时内生动力增强,产业处于市场竞争劣势会导致产业链韧性下降^[29-30]。体育产业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体育产业链内部之间的关联性日趋紧密,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与体育相关产业之间形成良性运转,使整个产业链处于相对稳定安全状态。但体育延伸产业市场竞争压力大,加上自身创新能力弱^[10],在进一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体育产业链的韧性研究与路径设计,提

高体育产业大类之间的关联性,推进产业内部的协同发展。

2 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量”与“质”协同的规定性

2.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质”与“量”协同存在的问题

对照上文现状分析,剖析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量”与“质”协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对

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体育产业“量”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体育产业专门政策颁布实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体育产业整体生产率逐步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逐步提高,体育产业发展韧性呈现上升态势,即体育产业在“量”的发展基础上,“质”的发展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目前,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量”与“质”的协同主要表现在体育服务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他产业门类仍然存在特定的问题,整体表现为体育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充分,各门类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内生驱动力。①体育服务业“量”贡献率高,其他门类的贡献率低,且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发展不稳定;②体育产业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于体育服务业生产率的转化,其他门类的发展水平较低;③以服务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高,以本体产业为导向的结构高级化程度低,本体产业作为体育产业发展核心要素,其发展状态说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尚未有效建立;④本体产业的体育竞赛与表演活动,在同样的发展环境影响下,不仅“量”的积累小,也制约了其他相关产业领域的协同发展;⑤体育产业各大类的发展过程中,体育用品制造业及其销售领域依然是体育产业“量”的贡献的重要领域,但其生产效率等“质”的发展程度却很低。因此,在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深入把握体育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明确“量”与“质”协同的目标要求,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

2.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质”与“量”协同的总体目标要求

第一,保障“量”的有效增长。目前体育产业规模与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要实现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目标,必须有效促进“量”的增长,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量”的增长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提供依托,也为“质”的提升提供物质保障。第二,保持“量”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不是说量的扩张不重要,而是要继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31]体育产业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驱动体育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等,但要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态势,必须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体育产业更有效率、更高水平的发展,才能把体育产业的蛋糕持续做大,实现体

育产业的稳增长。第三,保证“质”的有序推进。“量”与“质”是矛盾的统一体,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以“质”的提升推动“量”的合理增长。然而,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起步晚,产业化发展体系尚不健全^[32]，“量”的快速增长是前期发展的主旋律,“质”的提升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同领域“质”的发展强度不同,需要以不同领域不同强度“质”的发展,推进全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才能强优势补短板,形成实现体育产业发展目标的战略定力。第四,保守“质的稳步提升”底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有效提高生产率,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产出。就体育产业长期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最终都会遇到发展瓶颈与市场波动,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有效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脚到“质的稳步提升”。

2.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量”与“质”协同的机制

“量”与“质”是体育产业发展宏观调控的两个指标,共同构成具有整体效应的复杂系统,需要借助协同论的相关原理与方法,找出影响系统有序发展的控制因素,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33]。

第一,体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外部力量(外生变量)促进“量”的积累。从整个体育产业发展系统分析,体育系统通过外来能量的作用能促进“量”的发展,当其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各要素会产生协同作用,成为体育产业系统发生质变的内驱力,使系统从混沌无序地变成有序稳定的结构,即有序的高质量发展的稳定结构,实现发展方式的重构。一方面,需要体育产业自身的优化配置,实现内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政策引领、创新驱动、资金投入、技术引进等外部力量,促使各要素的协同。第二,体育产业内生变量决定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式转变。根据协同论的伺服原理,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中,外生变量作为一种快变量,能有效促进“量”的增长;而体育产业内生变量是一种反映“质”的发展变量,决定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质”的转变方向与进程。但体育产业制度创新、发展生态与产业文化营造等内生变量是

一种慢变量,需要与外生变量综合作用而形成一种序参量,才能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由量变到质变。第三,内生增长机制的建立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归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自组织过程,既要通过外生变量的作用与内生变量协同形成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转变,更要通过逐步积累和酝酿,促进内外部因素协同,推进形成内生增长机制,才能发生向高质量的实质性转变,并为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因为体育产业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会因缺乏外力的作用而导致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由此可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组织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协同,最终建立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第四,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应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在我国体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量”与“质”的协同,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或优化,而是体育产业“量”与“质”各发展要素综合作用的边际效用调整过程。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初期,“量”与“质”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外生变量发挥的作用显现,逐步开始产生量变,以此推动体育产业内生变量逐步发展,培育和提升体育产业内生变量的发展质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量”与“质”协同的规定性

第一,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为基础,把握“量”与“质”的协同发展,有效补短板、锻长板,不断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有效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以实现“量”的快速增长为逻辑起点。到2035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实现体育产业的快速增长,是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量”与“质”协同的逻辑起点。目前,体育产业处于由导入期向成长期发展的过渡阶段^[34],实现“量”的扩张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仍然是体育产业发展所追求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指标,拓展市场需求,扩大产业发展规模,尽可能提高增长速度,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与发展的现实诉求。第三,以提质增量为现阶段目标。首

先,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体育产业各大类“量”的发展水平存在严重不平衡问题,体育本体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是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产出比仅为1.0%。其次,体育产业“质”的拉动效果不平衡不充分。如竞赛表演业及其相关大类增速虽有提升,但量的积累较小,对体育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最后,低效率的“质”的发展问题,制约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35],应更加关注体育生产效率的提升,积极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推进规模的增长与增速的提高。通过“质”的有效提升,积极引领“量”的合理增长,实现提质增量。第四,以创新驱动“质”的有效提升为根本动力。创新发展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之策。首先,立足体育产业生产效率不高,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中体育品牌产品或企业较少^[36],借助技术创新,发展数字体育、智慧体育、数字化生产与销售、智慧化体育公共服务、智慧体育场馆等^[37-39],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与个性化制造转变,提高产品质量;其次,在体制机制上加强创新,构建以新型的体育举国体制为支撑,以提供良好的专业性政策为保障,促进体育本体产业“量”的合理发展;最后,针对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专业化发展不足,构建体育产业链创新发展机制,提高产业的附加值,需要有效的创新驱动。其中,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创新驱动,建立体育产业全领域创新机制,激发各发展要素活力;通过高质量发展生态的营造,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让各市场主体敢于发展与创新,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第五,以分类发展为推进机制。我国体育产品的生产、营销、消费等领域发展参差不齐,体育产业发展成熟度不一致,“量”与“质”协同推进机制需要按照分类发展的要求进行构建,既要有“体育+”和“+体育”的横向拓展,又要有从体育大产业业态向各大类业态深化。同时,提高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构建更效率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体育产业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以扩大需求支持技术的更新迭代,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既要有高端体育产品与技术等“质”的发展机制,也要有大众消费等基础体育产品“量”与“质”协同的供给机制,以分类发展为指导,构建

“量”与“质”协同的发展机制。

3 “量”与“质”协同推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1 优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持续扩大内需

第一,以国内体育产业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供给与供给扩大需求相互促进,实现供需两端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是经济循环畅通的核心逻辑^[40]。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需要构建促进体育消费的市场机制,挖掘国内体育市场潜力,构建国内统一的体育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发展动力,进而持续扩大内需。第二,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生态建设。良好的体育产业政策供给推动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自身高质量发展动能积蓄不充分,极易受外部因素扰动,因此,必须强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度生态建设。其中,在继续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基础上,关注体育本体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动产业链的升级。第三,积极营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生态。以体育强国建设目标为导向,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相关的体育产业发展的专门政策为引领^[41],在“量”的发展基础上,关注体育产业发展的结构优化、效率提高、效益提升、韧性增强等质量意识的形成,使之成为一种体育产业发展文化,依托此种体育文化的渗透力,提高体育产业“质”的发展水平,进而促进“量”的可持续性发展。第四,不断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生态。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产业创新、技术进步的体育产业发展氛围,以良好的发展生态激发体育产业内部各门类、各大类、各要素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激活体育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协调,制定体育产业的区域重大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依托国内体育产业大循环的支撑,有效转化为持续不断地增长动力,不断提高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3.2 推进体育产业发展要素的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

第一,重构体育产业链。体育产业发展要素协

同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由图5、图7可以发现,以服务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推进,其产业链韧性却呈动态下降趋势;而以本体产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程度不足,产业链韧性却呈动态上升趋势。目前,体育服务、体育用品制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不强,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动力不足。所以,重视体育产业链的发展,重构体育产业链发展体系,形成体育产业要素有效协同机制。第二,依托国内大市场,促进体育产业链的根植性。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业链的根植性不断增强^[42]。一是,在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要素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体育高素质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水平,在技术、大数据、市场等方面形成发展动力,提升产业的根植性,预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迁移。二是,建设国内大体育市场的良好发展生态,使上下游配套投入品更易获取,技术信息流动和协作更顺畅^[43],有效降低成本。三是,营造良好的体育高级人才发展环境。因为产业外迁的核心是高素质人才的外迁,需要提升知识、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既能培养人才,更能留住人才,形成稳定的体育产业链发展的社会环境。第三,激活体育上游产业的发展动力。上游产业是产业链发展的动力和引擎,会有效带动中下游产业的发展。体育本体产业是体育产业垂直生产供应链中的上游产业,现实发展中的体育本体产业、体育相关产业、体育延伸产业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与促进,发展韧性强,但由于体育本体产业发展缺乏相应的动力机制,对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低。所以,通过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和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两个领域激活,增强其发展动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要素的协同,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第四,培育体育产业链“链长企业”。我国体育产业链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产业链不长、生产效率低的问题。要积极运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构建现代化的中国式新型体育产业发展举国体制,培育体育全产业链,集中力量培育体育产业链的“链长企业”,积极发挥体育领域国有企业在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方面的优势,破解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填补产业共性技术缺口^[44],增强体育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与安全水平。

3.3 实现体育健身休闲活动提质增量,挖掘发展新动能

第一,培养健身休闲活动新产品研发理念。目前,我国基层健身休闲活动的主要产品还停留在体育运动项目的培训、推广、消费层面,虽借鉴国外的体能训练技术与方法形成的体能训练产品,开拓大量的健身市场,但门槛低,竞争压力大,效益低。应深入挖掘中华传统体育的养生价值、康复价值、健身价值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研发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能够落地的健身休闲活动新产品。第二,立足体育产业价值实现,拓宽健身休闲活动发展空间。体育产业发展从“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配角,经历“+体育”逐步走向“体育+”,但在“体医融合”“体旅融合”等“体育+”产业活动中,体育产业仍处于一种配角的发展阶段,应尽快通过这种融合过程培育体育本体产业产品,引领整个产业链的新发展。第三,以“人民体育”定位,提升健身休闲活动生产效益。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服务人民健康需求,从满足人民健康需求中寻求经济效益发展新的动能。其中,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运动干预的产品,“三高”运动干预的精细化控制产品等,通过“体育+”过程研发,变成可复制能推广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在推广服务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第四,以区域协同机制,构建健身休闲活动国内大市场。健身休闲活动发展以服务人民健康为宗旨^[45-46],也是构建新型体育举国体制重点关注的领域。健身休闲活动产品的公共服务、配套研发与生产、推广服务等一系列产业发展过程,要打破领域限制、区域控制、行业垄断,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充分扩大内需,扩大健身休闲活动发展规模,实现“量”的快速发展。

3.4 破解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发展的瓶颈,增强发展动力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主要链条表现为上游的竞赛表演活动生产、中游的赛事宣传推广媒体传播、下游的受众观赛与衍生产品消费,但体育赛事市场尚不完善,体育赛事市场缺乏可供交易的产品,导致与其他产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关联^[47]。根据我国“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特征^[48]分析我国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发展的瓶颈,一是竞赛表演活动产品的质量制约,二是传播路径的

垄断,导致产业发展门槛过高,公众的体育赛事消费市场不稳定。

第一,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要输出高质量的产品。打破体育行业管理过程中的垄断,简政放权,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我国竞赛表演活动管理过程中存在较为突出的行业垄断性,影响竞赛表演活动的产品生产与质量提升。需要把更多的经营权下放给市场,把更多的管理重心放到公益性、基础性、关键性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推广上,实现政府和行业管理与市场发展协同推进。第二,破解传播过程的垄断性。通过国家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的积极融合,国营媒体与民营媒体的有效合作,发挥民营媒体发展的灵活性,实现竞赛表演活动信息的畅通与更广泛领域的传播,形成共赢的发展生态。从国内大市场角度分析,靠垄断提高传播收益是一种低效益的局部垄断收益,不利于拓展竞赛表演活动的大市场构建,反而影响自身收益的可持续性和增长性。第三,积极推进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孵化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体育教育培训一直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其发展基数较大,而体育经纪代理与广告、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与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业的产出量已经占到体育产业的3.4%,具备体育产业新增长点的重要培育领域的条件,体育经纪代理与广告业可以作为体育产业新增长点积极孵化。孵化和培育这些新增长点,需要竞赛表演活动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支撑,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产业链。

3.5 实施体育产业全领域创新,催化高质量发展活力

催化体育产业发展活力表现为有效控制低效益的发展,加快高效益、高效率的产业领域发展。在催化活动过程中,创新是第一动力,包括宏观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49]、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构建^[50]、体育制度建设^[41]、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51]等创新理念、创新生态、创新体系、创新保障等。

第一,健身服务业的创新。如在现有健身项目培训、体能训练等领域市场开发的基础上,在“体医融合”过程中关注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产品研发,催生新的产业链,催化全产业链的发展活力。第二,竞赛表演活动的创新。竞赛表演活动往往是指面对

面的竞技或展示,需要多主体参与,运用大数据、新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开发虚拟场景赛事等,扩大受众群体,以新型的竞赛参与过程创建新产业链或新业态。第三,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创新。体育用品与相关产品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新材料与新生产技术的挖掘,以及与之相关的营销理念与方式的创新。进一步提升与体育功能的关联性,诸如改善体态、运动功能训练等可穿戴产品的研发,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型健身器材设计生产、数字赋能新产品的研发等。

体育产业创新催化,需要构建体育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在创新资源配置、技术路线设计、发展方向把握等宏观问题上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建立市场供求、竞争、激励等创新机制,提升创新资源配置的协调、协同能力;在积极的宏观调控下,构建以体育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将创新成果进行有效的市场转化;加强体育创新专门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构建有效的创新制度体系,营造创新发展良好生态等,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各相关主体的创造性,全方位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活力。

4 结语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量”与“质”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生产率、结构优化、发展韧性等“质”的指标水平日益提升,却呈现各要素“质”的提升幅度不平衡与引领发展不充分现象;规模与速度等“量”的指标水平不断提高,也存在较为突出的要素发展不平衡问题,表现出“量”与“质”协同发展的不足,其核心问题表现为本体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产业价值引领严重不足,体育制造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内部要素协同机制不完善等。基于此,从学理上研究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量”与“质”的协同发展机制,并立足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与规律,探讨其协同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力求回答新时期体育产业如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足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保证“量”的合理发展为前提,以“质”的充分发展为推进机制,提升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助力体育强国远景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 [1] 韩文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J].宏观经济管理,2022(12):5-8.
- [2] 郭熙保.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质与量高度统一的发展[J].经济评论,2022(6):18-20.
- [3] 袁夕坤,战焱磊.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3(1):150-160.
- [4] 黄海燕,康露.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J].体育科学,2022,42(1):15-34.
- [5] 张玲玲,程林林.打造支柱性体育产业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6):24-26.
- [6] 吴超林,杨晓生.体育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7] 熊健益,张勇.谈“贡献率”与“拉动率”的计算[J].中国统计,2017(9):38-40.
- [8] 戴腾辉,王跃,周孝,等.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基于总量和结构的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3):257-263.
- [9] 朱之鑫,张燕生,马庆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
- [10] 任波,黄海燕.中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逻辑与路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5):417-422.
- [11]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224-236.
- [12] 霍经纬,田成诗.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6):19-26.
- [13] 沈利生,王恒.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经济研究,2006(3):59-66.
- [14] 唐泽地,张一兵,李善同,等.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变化的特点及其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2020(12):66-74.
- [15] 沈利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126-134.
- [16] 任波,黄海燕.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与供给侧破解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0,34(1):49-58.
- [17] 沈克印.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J].体育学研究,2019,2(5):56-64.
- [18] 范松梅,白宇飞.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变迁及其优化路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5):533-540.
- [19] 蔡朋龙,李树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中体育服务业占比研究[J].体育学刊,2022,29(1):53-60.
- [20] 杨军,李秋利.体育产业结构现状与波及效应研究——基于产业关联角度[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40(6):20-23.
- [21] 崔木花.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J].经济地理,2020,40(8):131-137.
- [22] 裴延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不平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3):3-23.
- [23] 潘为华,贺正楚,潘红玉,等.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和产业体系构建的视角[J].科学决策,2021(3):36-61.

- [24] 张立生. 旅游业部门结构演进规律及演进模式[J]. 经济经纬, 2005(2): 120-123.
- [25] 蔡朋龙, 王家宏, 方汪凡. 基于复杂网络视角下中国体育产业结构特征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21, 57(3): 67-79.
- [26] 蔡朋龙, 刘广飞. 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逻辑、目标与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5): 19-30.
- [27] 赵春燕, 王世平.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1): 102-114.
- [28] 代新玲, 刘伟. 产业数字化、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J]. 中国流通经济, 2022, 36(12): 81-91.
- [29] 肖兴志, 李少林. 大变局下的产业链韧性: 生成逻辑、实践关切与政策取向[J]. 改革, 2022(11): 1-14.
- [30] 李晓华. 产业链韧性的支撑基础: 基于产业根植性的视角[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6): 180-189.
- [31] 刘元春. 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J]. 企业观察家, 2020, 106(7): 85.
- [32] 王志文, 张瑞林, 李凌. 我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的学理构成、问题检视与构建思路[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5): 31-38.
- [33] 唐柳, 俞乔, 鲜荣生. 经济发展方式的“两级转变”: 基于协同论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4, 248(5): 172-173.
- [34] 黄海燕.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考[J]. 体育科学, 2020, 40(12): 3-16.
- [35] 李凌. 均衡与效率: “三生”协同系统适宜冰雪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4): 119.
- [36] 陈颇, 刘波.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1): 12-20.
- [37] 叶海波. 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5): 9-18.
- [38] 王孟, 刘东锋.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低碳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1): 71-80.
- [39] 沈克印, 林舒婷, 董芹芹, 等.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变革机制与推进策略[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3): 46-59.
- [40] 张鹏.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EB/OL]. [2022-11-08]. http://www.71.cn/2022/1108/1184355_3.shtml.
- [41] 黄海燕, 康露, 刘蔚宇, 等.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的思考[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4): 1-11.
- [42] 李晓华. 产业链韧性的支撑基础: 基于产业根植性的视角[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 261(6): 180-189.
- [43] 黄海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思考[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3): 99.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曲永义. 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7): 5-24.
- [45] 李凌, 曹可强, 张瑞林.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体育消费发展的内涵特征、动力机制与现实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2): 41-51.
- [46] 朱传耿, 车冰清, 邹德新等. 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1): 1-11.
- [47] 杨倩.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5(6): 23-27.
- [48] 王自力, 黎绍凯, 陈林. 上游产业管制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垂直供应链视角[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 205(5): 32-40.
- [49] 王家宏, 郑国荣.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与体育强国建设[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12): 10-16.
- [50] 康露, 黄海燕. 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设计与实证[J]. 中国体育科技, 2022, 58(1): 91-99.
- [51] 潘玮, 沈克印.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动力结构、内在逻辑与推进思路[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8(3): 45-53.

作者贡献声明:

钟倪: 论文设计与撰写; 任君保: 论文选题与总体设计; 张春燕: 论文逻辑梳理; 钟明宝: 论文资料搜集与整理。

(下转第 116 页)